



在父亲的身上真正体现了阅读使人快乐、阅读使人健康、阅读使人长寿

阅读，父亲生命中的阳光

■张海鹰

2021年11月12日晚，跨过93岁生命台阶2个月又14天的父亲——这位阅人无数、经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，因心力衰竭走到生命的尽头，按下人生的停止键。不管我对着高山喊，还是对着大海叫，我那可敬、可亲、可爱的父亲再也无法回应了，他以另一种方式陪伴在我身边。

拥有72年党龄的老父亲一生低调，他那丰富而又精彩的故事，我是在他和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起来的。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；1949年至1966年，在公安部一局上班；1949年10月1日，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，现场目睹了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，聆听毛泽东主席说出那句著名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；曾作为公安部代表，受到毛主席接见；1951年10月9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“庆祝1951年国庆节评剧晚会”上，观看一代评剧大师新风霞的精彩表演……1966年，他从公安部调到位于武汉的“中南人民警察学校”工作；1971年被分配到十堰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办公室上班，1975年又调到十堰市交通局。

父亲性格耿直、做人光明磊落，讨厌攀附和捧高踩低；他自立自强，不习惯麻烦别人，过了耄耋之年的他穿着整洁，注重仪表，决不允许自己的形象邋遢。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，他都心存敬畏、严于律己、清白做人、干净做事；不管在什么岗位，都能筑牢防线、守住底线、不为利益所扰、知责于心、担责于身、履责于行。

父亲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也不习惯和别人上下五千年、纵横九万里地侃大山，更不喜欢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、发牢骚，发泄不满。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沉浸在阅读的天地里，自静其心，读书、看

报、看电视、喝茉莉花茶。在北京工作时，虽然工资不多，但还是订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第一版《鲁迅全集》，也常到书店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图书，仅《红楼梦》系列的图书就买了100种。现在，父亲、母亲买的文学名著和字帖等书籍，加在一起有2000多册。

父亲离休后，先后订了《天下文摘》《文摘报》《文摘周报》《报刊文摘》《中国电视报》《十堰晚报》6种报纸，茶余饭后拿来阅读，有的还做成剪报。父亲看书的速度快，记忆力好。书看过一遍，就能提纲挈领从头到尾叙述下来。早先，他办过一本图书馆的借书证，但图书馆的书，每种一般就买3册，采购回来还要验收、查重、分类、编目，一遍流程走完才能上架。因此，好几次要看的书都没找到，他就干脆在书店买了，以免心里想、眼睛闲的“不舒服”。

2013年以来，父亲膝盖的半月板退变严重，虽然打了几次玻璃酸钠针、出门戴着护膝，但走起路来仍然疼痛难忍，非常不便。面对身体亮起的出行“红灯”，父亲只好“刹车”，禁足在家，以静制动。是书、报为他解闷，聊以慰藉，陪伴他度过一天天、一年年。阅读，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，陶冶了情操，更是让他增长了见识。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，他都知道。可谓是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。在父亲的身上真正体现了阅读使人快乐、阅读使人健康、阅读使人长寿。2020年7月，父亲已是92岁高龄，举步维艰，视力下降得非常快。他戴着老花镜，拿着放大镜，也只能看看报上的标题；看电视吧，眼前也是一片模糊。当阅读那种畅快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时，他才深深地感到苦闷和寂寞了。

作者地址：五堰香港街6号交通局院内

枣树

■聂厅

一喊外婆，枣花就开了
春天的外婆还年轻
千万只小蝴蝶盘旋在枝叶间

她仰着头，努力地
把我举进一片芳泽

她盼着秋天
早点把一粒粒闪亮的翡翠
晒成玛瑙

站在树下张望。心心念念
我就会不远千里，扑进她的
怀抱

甜蜜，一直在心头萦绕

冬天，打完枣后
北风扫掉最后一叶子
外婆一下子就老了。那棵
枣树

在我记忆里，任我怎么喊
也生不出一丝绿色

作者地址：朝阳中路领秀朝
阳小区

再致母亲

■黄天申

秋风掠过似您生前絮语
没您的日子荒芜在院落疯长
自生的几个丝瓜守望曾经
热闹

多长再大的鞭炮挣破不了
凄寒

烟随风去如您我的距离
瞬时遥不可及
身体深处似有虫鸣
鸣响在您无月光的每个晚上
幼柏正翠

遥闻村落喧嚣
衍生新一轮生生不息

作者地址：金色礼赞小区

对于郟阳这片土地，他倾尽了毕生的热血

父亲的口头禅

■刘荆陵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。转眼间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。

1957年，17岁的父亲从湖北省地质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郟县（现郟阳区）绿松石矿担任技术员，开始了找矿的职业生涯。直到今天，我都感到不可思议：一个来自江汉平原的17岁少年是如何快速地适应山区的饮食、气候和工作环境，深深扎根下来的？上小学时，每年暑假，我都会到矿上玩。父亲总是从一个矿井到另一个矿井，早上和工人一起穿着厚厚的棉袄进洞，晚上和工人一样，脸上糊得黑乎乎的，从矿洞出来。他总是让我拿着饭票自己到食堂买饭吃。遇到洞井有透水和塌方的情况，通常都要很晚才能回来。每次我笑话父亲的脸上又黑又脏，他总是骄傲地说：“别小看这些石头，可以给国家创外汇呢！”

寒来暑往，在父亲的一生中，大半天都用来找矿。后来离开了绿松石矿，父亲又开始了找金矿的工作。每次从乡下回来，他都背着一大包石头。每一块石头都用白色的小布袋装着，上面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标记。后来听说在郟县五峰等地发现了金矿。那时候都是公社书记进城卖金子，好客的父亲总是接他们到我家吃饭。我们几个孩子都想看一看金子是什么样的，可每次一开口都被父亲教训：“国家的金子不能随便看！你就想象金子跟苞谷糝差不多！”公社书记卖完了金子，顶多给我们看一下金子换的粮票、油票、布票等，然后带着一脸的骄傲回去给社员们分票去了。

1991年，我结婚，父亲问

我想要什么礼物，我说想要一枚金戒指。父亲掏出自己攒的500元钱，带我去县里的黄金公司买金子打戒指。黄金公司经理听说后大笑不已，笑我父亲当了4年黄金公司的经理，居然自己没买一点金子，我也笑父亲，父亲说：“国家的金子哪能随便买！”

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父亲被调去县日化厂当厂长。暑假回家，我都没见到他。为了厂子扭亏为盈，他整天住在厂里。过年回家好不容易见到他，他兴奋地说：“今年厂子不仅扭亏为盈，而且每个职工还分了20斤猪油！”许多年后，遇到厂里的熟人，他们还说起这件事，高兴不已。

1992年，父亲连52岁的生日都没过，就因病逝世了。我不知道父亲的生病和他早年的拼命工作有没有关系，但父亲的一生是忘我工作的一生。他的口头禅就是：“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。”对于郟阳这片土地，他倾尽了毕生的热血。1988年，我大学毕业。当年毕业分配，国家有政策，父母扎根山区30年，子女可以留在武汉。可父亲坚决要求我回十堰，说的还是那句口头禅。

曾经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你爸爸在矿上工作过，就没给你们买一疙瘩绿松石？可我知道，他们这辈人，骨子里觉得连他这个人都是国家的！更别提以权谋私了！

父亲的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。可30年过去了，父亲的这些话常常萦绕在我的耳畔，它让我觉得，父亲并没有走远！

今年清明去给父母上坟，看到父母的坟头上青草如茵，我想那应该是父亲欣慰的目光吧！

作者单位：郟阳中学

